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三

□ 12
3110
3



門 012
3110
卷 8

左傳輯釋卷三

日南安井衡著

莊公

註安名同桓公子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經元年春王正月

註安正義此月無事而空書月者莊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

夏單伯送王姬

註杜魯為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且

三月夫人孫于齊

註杜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註杜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註杜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叔來錫桓公命

註杜無傳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于齊

註杜無傳不書逆而書楚子商人而書齊侯五等之爵無所可貶孰有貶及于天王邪

齊師遷紀邢鄆部

註杜無傳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邢在東莞臨朐縣

王姬歸

註安顧炎武云不書

東南部在朱虛縣東南安衡案取三邑之地當書取今書遷則遷其民於齊地矣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註蓋三邑之民叛服無常故遷之內地而虛其地耳若不遷其民於齊地而取其地直是逐之亦不當言遷也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註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稱即位也杜文姜未還故傳稱文姜出也杜姜於是感公意而還不書不告廟

傳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註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傳不為親禮也註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安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傳不為親禮也註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安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傳不為親禮也註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安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傳不為親禮也註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安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傳不為親禮也註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安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傳不為親禮也註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安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傳不為親禮也註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安顧炎武云二年十月有

經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註無傳魯往會之故安衡案於餘丘不類國名蓋大

經師伐於餘丘註無傳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安衡案於餘丘不類國名蓋大

經秋七月齊王姬卒註無傳魯為之內女安衡案於餘丘不類國名蓋大

經會齊侯于糒註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安顧炎武云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

經乙酉宋公馮卒註無傳再與桓桓同盟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糒書姦也註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

傳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糒書姦也註文姜前與公俱如齊後

經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註命而行故去氏杜命而行故去氏

經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鄆入于齊註季紀侯弟鄆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經冬公次于滑註縣西北傳例曰凡師

過信為次，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既書兵所加，則不書其所次，以事為宜，非虛次。

傳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杜傳重明上例夏五月葬桓王，緩也。杜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也。杜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杜

判分也，言分為附庸，始於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杜厲公在，安衡案，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入于櫟，莊四年經書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櫟故。註于垂蓋四年經所書鄭伯即桓十五年入于櫟之鄭伯，鄭伯既在櫟，而子儀為權臣所立，以繼弒君之賊，一國不容兩君，突亦雖不正，尚有此善於彼者，故春秋不戒子儀為君及莊十四年傳瑕殺子儀，傳書曰殺鄭子，則此鄭伯亦指突難者，謂子儀尚在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杜為經書次例也，舍宿尚不書，輕也，言凡師通

臣君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安釋文，食音嗣，又如字，本或作會，正義定本享會作享食，衡案，享食作會，然皆非也。三月，紀伯姬卒。杜無傳，隱二年裂繡所逆者，內女，唯當以木義為正。

經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無傳，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

直書以見其失，祝丘魯地。註禮殊，食無酒，享酒，食俱有，不得以食解享，傳云享嘉之會也，故或作會，然皆非也。三月，紀伯姬卒。杜無傳，隱二年裂繡所逆者，內女，唯當以木義為正。

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杜無傳，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

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杜無傳，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

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糒。杜無傳，公越境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杜尸，陳也，荆亦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為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

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杜楚為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眾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為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杜王薨於敵，

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杜楸木，安正義，楸字之音，或為曼，或為朗，當作朗，字體難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定，或兩為之音。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澐，管軍臨隨，隨人懼

行成

杜時秘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澠水在義陽縣西

安馬宗連云酈元

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內而還

杜謂漢西

安正義莫教既與隨侯盟且請隨侯與楚為會

禮於漢水之內而我還楚也隨侯懼楚遂從莫教為會禮會訖隨侯因濟漢還國而後發王喪也陸粲云詩芮鞠之即毛傳云芮水涯也及鄭箋乃云芮之言內也杜蓋

依用其說據傳漢東之諸國隨為大若為會於漢西即楚元未涉漢下文何得云濟漢而後發喪也孔疏順杜之失訓釋迂回與傳文戾矣閔二年渭內注云水之隈曲

曰內是也衡案莫教恐隨人知楚子死而襲其後故詐請為會於漢內而還還者莫教還楚營也下文云濟漢而後發喪楚師濟漢水而後發喪也故杜以漢內為漢西

其說本不誤正義并還字為莫教請隨侯之辭以濟漢為隨侯會訖濟漢還國不曉

莫教權謀全師謬誤殊甚陸亦為正義所誤并駁杜注非也渭水入河謂之渭內言

其地在河渭二水之內也漢水入江其地亦在江漢二水之內故亦謂之漢內鄭箋

內內也之說未可遽非不謂之河內江內者凡兩水相合入者必橫故主入者言之

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

杜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

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杜違辟也

經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無傳秋邠犁來來朝

傳五年秋邠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

杜未受爵命為諸侯傳發附庸稱

杜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杜東北有邠城犁來名

經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杜王人王之微官也雖官卑而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杜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懼

安衛案朔為諸侯所納故曰入朔之入衛魯亦與納之雖懼失眾心豈敢以國逆

秋公至自伐衛

杜無傳告

螟

杜無傳

齊人來歸衛俘

杜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

安衛案軍獲曰俘書曰俘厥寶玉傳恐後

皆於此

杜甯跪衛大夫甯

傳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

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杜甯跪衛大夫甯

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

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
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杜本末終始也表節適也譬之樹木本
註弱者其枝必披非人力所能強成

安顧炎武云不謀猶言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為君之孤立而
註無助則不能自強而有其國矣衡案不知其本之能立與否不為之謀知本之
不勝枝不強立之為君二公子犯此
二者以立黔牟故君子以為不度也

詩云本枝百世杜詩大雅言文王本枝
註俱茂蕃滋百世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
註安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度其本
註枝以取節適可百世保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公曰

吾甥也杜祁諡也姊妹
註安正義經典
註不易曰祁

止而享之驪甥聃甥養甥請

殺楚子杜皆鄧甥也
註於舅氏也

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

不早圖後君噬齊杜若齧腹齊
註喻不可及

其及圖之乎杜安衡案言事機既去雖
註欲圖之不可追及

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杜言自害其甥
註安正義為
註必為人所賤
註甥設享
而因享害之所有餘食更為人設之將賤吾不肯復食暇吾之餘食也衡案據社稷
不血食而君焉取餘之言餘言祭祀餘肉案禮祭明日燔餘肴以燕兄弟宗族謂之

君焉取餘杜言君無
註復餘

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

弗從還年楚子伐鄧杜
註安衡案抑意也於無形
註處用心思慮也

伐申還 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杜魯莊公十六年楚終疆
註盛為經書楚事張本

經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防魯
註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杜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
註月光尚微益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夜中星隕如雨杜如
註安衡案恒星對五星言之凡星其
註行有恒度不如五星之參差異
也夜半乃有雲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
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安衡案上經正義云此經下言夜
中則此言夜未至中謂初昏之
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此說
得之杜云以水漏知之太拘

秋大水杜無
註傳

無麥苗杜今五月周之秋
註平地出水漂沒
熟麥及五
稼之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無
註傳

傳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杜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
註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

五傳眉釋 卷之三

傳略舉二端以言之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杜借俱秋無

麥苗不害嘉穀也杜黍稷尚可更種安衡案凡古單言苗者皆指麥稷

稷耐濕故無害也凡種穀有時稷冬至後九十日種之故稱首種黍暑也蒔熟皆在

夏故名黍孟子曰雖有磁基不如待時安得至秋更種黍稷哉杜以苗為五稼之苗

遂為此妄說耳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無傳期共伐郎陳

郎以甲午治兵杜治兵于廟習號安正義周禮中春教振旅中秋教治兵

待之杜將以圍郎註釋天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

旅反尊卑也彼言治兵振旅皆謂因田獵而選軍從教戰法習號令知此治兵亦習

號令此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畏威用命但軍旅之眾非廟內所容止應告

於宗廟出在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杜二國同討而秋師還

門巷習之杜時史善公克己復禮全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

父請伐齊師杜齊不與魯共其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

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杜夏書逸書也稱皋陶安正義此虞書皋

禹事故傳謂之夏書孔安國以為邁行種布降下也言皋陶能行布其德德乃下洽

於民故民歸之今引之斷章取證降義衡案種執也勉種德猶種嘉穀日以蕃殖故

云種德乃降莊公之語言有德敵國乃降之撰偽書者不能精擇誤為夏書語采入

之大禹謨中孔穎達不知古文為偽書以為斷章取證降義謬甚凡杜注為逸書而

正義引古文以實之者後皆放此

正義阜陶謨誤也當作大禹謨

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杜言苟齊侯使

服姑且也杜為人所降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杜傳言經所以即齊侯使

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安馬宗璣云京

五十里有葵丘若是無庸戍之胡廣言汾陰有葵丘或山陽西北葵城案汾陰漢屬

河東為晉地山陽為邾魯二國地齊境不至此齊桓會諸侯於葵丘在陳留外黃郡

國志亦云外黃有葵丘聚案此葵丘為齊宋交界之境亦為中原襟要之區故齊襄

使二人戍之若如杜注在臨淄縣西雖期年公問不至何至於作亂京君疑之是也

衛案葵丘果在齊宋之境其地極遠雖有內應恐不能速通況宋在衛南魯西不與

齊接壤馬說妄甚惠棟亦引宰孔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以僖九年所會諸侯之

葵丘為非齊地杜姑從社注可也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杜問命請

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註杜適大襄公繼之二人因之以作亂註杜二

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註杜伺公之曰捷吾以

女為夫人註杜捷克也宜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蔡遂田于貝丘

註杜姑蔡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註杜公見

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

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註杜誅責安王引之云徒當作侍字之誤也侍

公鞭侍人賈舉相類又曰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明是侍人給事官中者漢書古今

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證也編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廣韻人字注曰亦復姓齊

有徒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衡案周禮寺人不言掌屨齊襄雖無常必

不誅非職之人今誅屨於費則費蓋掌屨之人石之紛如孟陽皆是姓名則徒人費

亦是姓名管子大匡亦作徒人費廣韻以為復姓是也王據孤證遂改徒為侍以管

子為後人據左傳所改并石之紛如孟陽為寺人賊殺孟陽曰非君也不類寺人無

鬚豈唯不類而已哉王固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

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註杜詐欲伏公而出

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註杜石之紛如齊遂入殺孟陽于

牀註杜孟陽亦小臣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

無知註杜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歷推之初襄公立無常註杜政令鮑叔牙

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註杜鮑叔牙小白傳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註杜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傳也子糾小白

齊納子糾齊小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註杜雍廩齊大夫

白入于齊傳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註杜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公及齊大夫盟

于莒註杜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來者夏公伐齊納子

糾註安正義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賈逵云不言

糾註安正義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賈逵云不言

糾註安正義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賈逵云不言

糾註安正義公羊傳曰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賈逵云不言

故文異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杜不言侵伐齊為兵主背公敗宋於那遷

師于乘丘杜乘丘魯地安馬宗璉云魯師自雩門竊出以敗宋師雩門魯城門則水經泗水注泗水西南逕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瑕丘與魯縣接界則乘丘為魯近郊地故元凱直斷為魯地濟陰乘氏應劭張華鄒元雖皆言為春秋之乘丘非魯近郊故未有言魯敗宋師於此小顏注不足據惠棟反據此以駁元凱魯地之非亦誤禮記正義亦云乘丘魯地衡案時齊師猶在魯魯公不當越境遠戰於宋地惠說非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杜荆楚本號後改為楚僻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然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

以蔡侯獻舞歸杜獻舞蔡侯舞冬十月

齊師滅譚杜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傳曰譚無禮此直釋所安衡案諸侯名見滅者無罪則書爵今不稱侯而稱師猶誅臣不稱君而稱國言國人皆曰可滅也故傳釋之曰譚無禮也杜云經無義例疎矣

譚子奔莒杜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十年春齊師伐我杜不書侵伐齊背公將戰曹劌請見杜曹劌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

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肉食在位者劌曰肉食者鄙

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

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杜分衣食所惠不公曰犧牲玉帛

弗敢加也必以信杜祝辭不敢以小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杜

察必以情杜必盡已情安衡案情罪人之情也言

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杜共乘戰于長勺公將

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

未可下視其轍杜轍車安衡案注轍今本作視阮元云文選李

登軾而望之安正義考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三分車廣去一以為隧隧謂與內

式言揉者其左右端附軾處在隧三分二之前仍揉曲之使其中差進在前也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杜恐詐

奔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杜旗靡轍亂怖遽夏六月齊師宋師

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杜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

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杜雩門魯南城安正義

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各之曰建纛衡索臯鞞之假借管子兵法篇曰舉鞞章則載食而駕鞞同纛兵甲之衣曰纛古者必以虎皮製之象其武也比蒲鞞切與皮同音假借故稱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

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杜妻之姊止

而見之弗賓杜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五畝救於

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

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杜九以

年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杜傳言譚不能及遠所以亡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杜無傳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杜郟魯地傳例曰敵未陳曰敗某師

秋宋大水杜公使弔之故書冬王姬歸于齊杜魯主昏不

不見公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

敗諸郟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

為皆陳曰戰杜堅而有備各得其所大崩曰敗績杜師徒撓敗若沮岸崩

績杜謂若大叔段之比才力足以服眾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為外得雩曰克杜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之難而實非二君克以勝之則不言

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安衛案春秋書克唯大叔段故杜引彼文以實之然彼傳云如二君

解此蓋此傳汎舉古典若戰得雩夫子當書覆而敗之曰取其師杜覆謂

曰克而時偶無其事耳不必曲為之說也安衛案覆掩覆也潛師出其後以掩不意謂之覆曰取

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安衛案亦言其易若皇瑗圍鄭師如魚在羅網中亦是

左傳輯釋

卷之三

掩覆之與圍城自別故亦曰取義得兩通也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杜王者無敵於天下天

春秋之世據有其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有時而敗則以自敗為文明天下莫之得技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

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不弔杜不為天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杜謝辱 臧文仲曰宋其興乎杜臧文仲 禹

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悖盛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杜忽速 且

列國有凶稱孤禮也杜列國諸侯無凶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杜言

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安惠棟云世本孝公生僖伯疆疆生哀伯達達生

冬齊侯來逆共姬杜齊桓 乘丘之役杜在十 公

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杜金僕姑矢名南 公右顛孫生搏之杜搏

也不書獲萬 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杜戲而相愧曰斬 曰

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杜萬不以為戲而以爲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杜無傳紀侯去國而死叔姬

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安衡案經以初嫁為文賢之也來歸不書非寧且非大歸

注顯與經乖非也萬斯大推嫂叔不通問之義謂叔姬歸於紀季非勝今紀季定於

鄆故歸之案叔姬以隱七年歸於紀至此三十九年其歸於紀必年十五以上則此

時應五十四五女子七十七四十九人道既絕不必避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

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杜捷閔公不書葬亂也萬及仇牧皆宋卿仇

安正義萬及仇牧並名見於經知皆為卿也齊召南云公羊謂仇牧不畏強禦殺

不書以督舊為弑君之逆賊故消之牧為忠臣故筆之也杜氏之說賤孔父賤仇牧

恃理傷教孔疏亦附會之信如所去然則孔子春秋成而忠臣義士懼邪不可不辨

衡案先是宋數與魯戰魯不往會葬故不書葬耳或謂弑君之賊書名罪之不問其

卿與否不知弑君非卿當書盜故闕弑餘祭亦不書名其不書盜者諱其近刑人故

正傳有釋

變文書閣不稽古而取之臆不謬者鮮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杜奔例在宣十年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杜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

安正義昭十三年註楚弑其君虔于

乾谿書地此弑閔公于蒙澤不書地者釋例曰先儒旁采二傳橫生異例宋之蒙澤楚之乾谿俱在國內閔公之弑則以不書蒙澤國內為義楚弑靈王復以地乾谿為失所明仲尼本不以為義例則丘明亦無異文也馬宗璉云鄆元曰獲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於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縣東郡國志曰梁國蒙縣有蒙澤衡索楚靈書地者公子比自晉歸而靈自縊於乾谿比雖不親弑靈罪與親弑同故書地以正比弑君之罪宋萬親弑閔公不待書地其罪自明文十八年齊郕歌閔職弑其君懿公於申池經亦不書地皆以弑理既明是其義也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杜批手批安惠註之也

西又殺之

杜殺督不書

安惠棟云督乃弑君之賊豈可與仇牧同書杜氏之也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

故傳云遇仇牧于門殺梁亦云仇牧開也合而考之仇牧蓋與賊鬪而死故公羊云仇牧不畏強禦明其為君死故經書之督固弑君之賊然能以死衛君則亦為今君之忠臣春秋因事示教必不以舊惡沒其善而經不書者其死不為君也故傳因事實而釋之曰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明偶然相遇以殺之是為兩下相殺督非弑君之賊春秋亦必不書之左氏之釋經每寓於序事中先儒蓋未之喻也

立子游

杜子游宋

羣公子奔蕭

公子御說奔毫

杜蕭宋邑今沛國蕭縣毫註宋邑蒙縣西北有毫城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

杜牛長萬之子

注猛獲其黨

冬十月蕭叔大心

杜叔蕭大

安顧炎武云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字亦非

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為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衡案叔時未封于蕭杜以為蕭大夫亦未為不可但傳言及戴武宣蕭叔是以國氏乃蔡季紀季之類據後封于蕭而追書之顧說是也

穆莊之族

杜宋五公之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

立桓公

杜桓公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

至

杜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

祁子曰不可

杜石祁子

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

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杜宋衛本同好國

衛人歸

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杜醢肉醬并醢

安顧炎武云言猛獲故曰皆註萬力能決犀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註杜北杏齊地夏

六月齊人滅遂註杜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註杜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人不至註安

衡案釋經所以書齊人夏齊人滅遂而戍之註杜戍守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杜始與齊註桓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經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註杜背北杏夏單伯會伐宋

杜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註會伐宋單伯周大夫秋七月荆入蔡註杜入例在文冬單伯會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甄註杜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

侯為安衡案甄本多作野今傳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註杜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

衆國之辭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註杜厲公以桓

櫟居之及大陵獲傅瑕註杜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

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註杜鄭

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註安衡案桓十五年經書五月鄭伯突出奔

入于櫟忽正也然未即位而突既正南面之位矣故雖入下邑仍稱鄭伯十七年昭

公為高渠彌所弑厲公雖在下邑猶在鄭封內而子亶子儀皆為叛臣所擁立與既

立為君之兄爭其國其不義甚矣突雖亦不正猶有此善於彼者一國不容兩君突

既稱伯則不得不稱子儀為子故經不言弑其君况厲公既入于鄭豈肯為子儀作

諡以成其為君哉杜專諉事於臣子未悉傳意焉莊四年稱伯會諸侯者亦厲公非子儀也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

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註安正義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

已恰六年小雅吉日篇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正義云必用午日者蓋于辰午為馬故

也以此辰配當十二禽始見於論衡故先儒以為益始於後漢然以吉日及此傳考之

似古已有此事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餒

以取之妖由人興也註杜尚書雜詁無若火始餒餒未盛安陸榮云顏師古

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註安云言人心之所

忌惡其氣欲剛致於災此說是也惠棟云余仁仲左傳字辨曰其氣欲以取之陸德明音義本云炎以音豔案王符潛夫論漢書五行志皆云其氣炎以取之釋文傳作炎注仍作燄尋雅語欲燄字亦當作炎故杜氏引以為證衡案顏氣燄連人無讀未見所以取之杜注為勝燄炎通此當以炎為正注雖本作洛今訂正

豐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

原繁曰傅瑕貳杜言有二安顧炎武云傅氏曰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

案下文云納我而無二心者顧說是也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

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杜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

出伯父無裏言杜無納我安王念孫云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

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

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即所謂無裏

言入又不念寡人杜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

典司宗祏杜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

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

子儀在位十四年矣杜子儀鄭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杜庸用

安衡案庸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安正義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

註豈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

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蔡哀侯為莘故

繩息媯以語楚子杜莘役在十安正義字書繩作繩字從言訓楚子如

息以食入享遂滅息杜偽設享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

言杜未與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

奚言安衡案自言為言特不楚子以蔡侯滅息安衡案以遂伐蔡杜

欲以說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杜商書般庚言惡

安衡案易延也大雅皇矣施于孫子鄭箋云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

註相延易如杜注不加長字不可通書無惡之易也四字左氏以此四字總括上

文三十餘字以明下文之意故冬會于甄宋服故也

經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安衡案鄆亦當作甄但各本

皆同姑依今本夏夫人姜氏如齊杜無傳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秋宋人

齊人邾人伐邾杜序齊上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杜始為諸侯長秋諸侯為宋伐邾杜

邾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邾鄭人問之而侵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杜宋主兵也班序

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他皆放此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

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疆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安衡案

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濮氏縣幽宋地註齊桓

侯再同盟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杜鄭侵鄭伯自櫟入杜在十

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註四年

衛杜共叔段之孫定諡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

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杜數滿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杜

言其不能早辟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安衡案釋經所王使虢公命曲沃伯

以一軍為晉侯杜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初晉武公伐夷執夷

詭諸杜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為國請而免之杜大夫既而弗報杜詭諸

施於為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杜使晉取遂

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杜周公忌父王卿惠王

立而復之

杜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事而安正義惠王元年當魯莊十八年陸榮云準踰年改見惠王惠王立在此年之末註元之例則惠王之立當在明年傳於此云立而復之者蓋終言之爾衡案楚之滅息因蔡息相怨晉之取夷因子國詭諸相怨當時君大夫不能深謀遠慮假鄰國之力以報小怨終致諸侯日強大天下之事不可復為傳詳記之蓋深慨之也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杜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為鄭執政大臣諸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行人

例在襄十一年諸執大夫大夫賤故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夏齊人殲于遂

杜殲盡也齊人伐遂翫而元備遂人討而盡殺之故時史因以自

盡為安衡案成敵地而不誠自盡之道也故取文註書殲益亦夫子筆削非時史舊文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杜無傳

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

冬多麋

杜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杜安衡案鄭不朝故去族書詹夏遂因氏領

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饗酒食也四族遂成之在安衡案醉而殺之釋經

十三年所以自盡為文

經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安萬斯大云沈存中註云春秋日食三十

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補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某以問吾師梨州先生先生答曰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壬子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云此年二月有閏是以歷法精求得之通考春秋時置閏多在歲終蓋歷法古疎今密按以密率是年當閏二月在當時之暨恐在去年歲終也說詳文六年惠棟云隋志曰推合壬子朔衡案萬說是也但云歷法古疎今密則未是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千古歷家不能出其範歸餘於終自是古法非不知閏月無中氣也其詳別有論此不贅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秋有蝥
杜蝥短蓋以含沙射人為災安惠棟云服杜皆以為短弧王伯厚曰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蝥或考隸射人為災註古春秋作蝥或音特棟案蝥亦作蝥說文云吏冥冥犯法即生蝥史乞實則生蝥即詩之螟螣也唐公防碑又作蝥蝥與蝥字相似呂覽任地曰大草不生又無螟螣高誘曰蝥或作蝥食心曰螟食葉曰蝥兗州人謂蝥為蝥音相近也螟蝥皆害苗者故書于春秋若是短弧不須記也衡案春秋記螟蝥石鵠鵠之類皆謹書之短弧射人未必不書之然作蝥義稍長但服虔既以為短弧則舊本皆作蝥矣姑存備一說可也
冬十月

傳十八年春號八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杜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

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安衛案宥侑通勸也宴有酬幣食有侑幣饗禮大酒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註飯俱有故此以侑言王引之謂侑幣用於食禮非饗禮所用遂訓侑為酬云王命虢公晉侯與王酬酢夫酬之禮自有定法君之於臣使人代為主尊卑不敵也王既不獻賓賓豈敢酬王哉命之宥云者宥非常禮臨時命有司也不言命宥之而云命之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註雙宥者占人語倒也王說似是而非

安王引之云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作三三古四字脫一畫耳竹書紀年武穀註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玉十穀馬八匹然則賜玉五穀者馬當四匹矣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註杜侯而與公同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註杜虢朝王

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實惠后註杜陳嬀後號惠后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安衛案此傳原周故傳於此並正其後稱註亂所由起耳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

來諱之也註杜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安衛案敵來侵境豈有不知之者哉蓋諱不言其來耳註戎之來侵其鋒甚銳公避不敢出及

秋有螽為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婚尹之註杜

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婚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註杜權叛遷權於那處註杜那處

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閻敖尹之註杜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

驚其師註杜驚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註杜攻楚

救游涌而逸註杜涌水在南郡華陽縣閻敖既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

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

及齊侯宋公盟註杜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有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安李惇云此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註安李惇云此

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為句於鄆另作一句不當混作一句讀衛案此節諸說紛然或謂陳人陳大夫或謂陳微者或謂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是數者皆庸說不足辨

唯注疏尤為穩當但因是冬陳人與齊宋來伐為失媵陳之好則恐未然然結既盟固未妨送媵至陳何以一盟之故終廢其本職哉蓋媵臣賤齊宋以為輕己盟後期陳

鄆則亦以于鄆二字為句矣夫人姜氏如莒註杜無傳非父母冬齊人

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註杜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安衛案幽盟在

十六年齊拒

方脩霸業魯若使微者會必不至此始來伐即以此來伐傳當釋之而今皆不然知幽會不言公者蓋脫文耳前經云勝于陳人之婦又云遂及齊侯宋公盟至此三國來伐比事而觀之其尤郵盟甚明故傳不釋也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杜禦巴人為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安馬

璉云鄆元曰羅縣西三里有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東觀津鄉當荆楊之咽喉後漢書岑彭傳彭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還鬻拳弗**

納遂伐黃杜鬻拳楚大閹黃贏姓國今弋陽縣**敗黃師于踏陵**杜踏陵黃地**還及洧有**

疾杜南郡都縣東**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杜夕室地名**亦自殺**

也而葬於經皇杜經皇家前闕生守安惠棟云經與室通馬宗璉云經皇闕冢前安得有闕杜以凡門中闕通入謂門為闕即如其說門中豈可葬人哉竊謂室塞也皇莊盛貌儀禮聘禮賓入門皇注皇自壯盛也蓋寢門內廊廡四塞賓至此壯盛儀容故名為室皇與既名寢門內為室皇則亦可以名冢門內矣其不見於他書者唯楚有此名不通天下也

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無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

大伯杜若今城門**使其後掌之**杜使其子孫**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

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杜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績杜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安衛案積本或作頽今**子**

績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杜周惠王**取為國之圃以為**

圃杜圃園也**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杜邊伯周大夫**王奪子禽**

祝跪與詹父田杜三子周大夫**而收膳夫之秩**杜膳夫石速也秩祿也安衛案膳

也獨舉其官者以便於下文言五大夫也下序六人為國邊伯下先序石速者錯綜為文以明膳夫之為石速也**故為國邊伯石速**

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杜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

夫奉子績以伐王杜石速士也故不**不克出奔温**杜温蘇氏邑**蘇氏奉**

子績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杜燕南**冬立子績**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杜無**夏齊大災**杜無傳來告以大故書

天火曰災例 在宣十六年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註杜無傳

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

註杜克能也

執燕仲父

註杜燕仲父南燕伯為伐周故

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郕

註杜郕王所取鄭邑 遂

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積享五大夫樂及徧舞

註杜皆舞

樂鄭伯聞之見虢叔

註杜叔虢公字

註安衛案本或作虢叔公字今從十行本

曰寡人聞之哀

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積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

註杜

刑寇君為之不舉

註杜去盛

而況敢樂禍乎好王之位禍孰大焉

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註杜十六年與魯大夫盟于幽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註杜無傳薨寢謝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冬十有二月葬

鄭厲公

註杜無傳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

註杜鄭虢相命弭鄭地

鄭伯將王

自園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積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

西辟樂備

註杜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

註安正義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衛案門東西有觀此蓋享於西觀也

不享於寢者蓋賊新滅未清也

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

註杜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畧界也鄭武公傳平王畧界也

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

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註杜原伯原莊公也言效

子積舞

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

註杜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

虢公為王

宮于瑀

註杜瑀地

王與之酒泉

註杜酒泉周邑

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

盤鑑予之

註杜后王后也盤帶而以鑑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

虢公請器王予之爵

註杜爵

鄭伯由是始惡於王

註杜為傳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

冬王歸自虢

註杜傳言王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註杜無傳赦有罪也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皆災肆赦傳稱肆皆圍鄭皆放

赦罪人盪滌衆故以新其心

註安正義賈逵以文姜為有罪故赦而後葬以說臣子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

葬文姜，杜不明說，要文姜出奔之日，常稱夫人，夫人之名，未嘗有賤，何須以赦除之？此故必不為文姜，但夫人以去年七月薨，十一月則當合葬，乃至此年正月，經七月始葬，如此遲緩，必是國家有事，須赦解之，但不知其所由耳。衡案：文姜與弒桓及薨，魯臣必有持正議欲貶之者，議久不決，忠憤者至以觸罪網，莊公至此，曉其不可罪，故大赦以免其徒，仍以禮葬之，是以遲緩至此。下經云：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是肆大賁，由葬文姜屬辭比事，其義自明，故傳不復釋耳。

小君文姜

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杜宣公大子也，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

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杜無傳，高傒齊之貴卿，而與

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安衡案：齊桓正霸，魯必不使微者與齊貴卿盟，蓋公與之盟，大夫盟于莒，傳釋之曰：齊無君也。今齊有君，而公與其大夫盟，非禮也。以彼傳推之，魯人諱之，沒公不書，可知矣。故傳不釋也。

冬，公如齊納幣。

杜無傳，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安萬斯大云：莊公生於桓六年，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註：年至是已三十五歲，始圖婚于齊，說者謂文姜制之，令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故遲遲爾。此不近人情之論也。然則公何以至是圖婚？曰：前此有孟任為夫人也。孟任與公割臂而盟，許為夫人，已生子般，公不得背之，而更娶，至是必孟任已卒，內主無人，故更圖婚于齊也。孟任既為夫人，經何以不書卒葬？曰：孟任之合，幾與奔同，雖夫人而非夫人，魯史書之，而夫子削之，以明夫婦之倫，人道之始，不可以苟合也。衡案：莊公特許孟任，以夫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杜傳稱大子，以實言。

安衡案：傳稱陳人，則陳侯不殺之。

稱大子，仍詳序公子完之事，完賢者，以大子見殺，奔齊，則御寇無罪可知矣。因以明經，因誣告而書公子，所以深貶陳人也。

孫奔齊。

杜公子完，顛孫，皆御寇之黨。

顛孫自齊來奔。

杜不書齊侯使敬仲為

卿。

杜敬仲，陳公子完。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

杜羈寄也，旅客也。

杜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註杜

宥，赦也。

安衡案：宥，寬也。

安陸案云：弛，解也。釋也。惠棟云：漢碑負擔字，皆作儋。註：說文曰：儋，何也。从人，詹聲。然則負儋，猶負何也。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

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諺。

請以死告。

杜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杜逸詩也，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

安陸案云：翹，高貌。詩云：翹翹錯薪，義亦取其高潔。

使為工正。

杜掌百工之官。

飲桓公酒，樂。

杜齊

賢之，故就其家會，據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

安衡案：注疏以臣享君，非禮，謂敬仲賢者，必不召君，桓公

請之，非桓公自就其家也。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安正義

服虔云臣將享君必卜之示戒慎也

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杜夜飲為淫樂

以

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

杜懿氏陳大夫龜曰卜

其妻占

之曰吉

杜懿氏妻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杜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

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杜媯陳姓姜齊姓

五世其昌并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杜京大

陳厲公蔡出也

杜姊妹之

故蔡

人殺五父而立之

杜五父陳佗也殺陳佗在桓六年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

易見陳侯者

杜周大

陳侯使筮之

杜著曰

遇觀

杜坤下巽

之否

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

安沈彤云此與哀九年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一

包訓變義而以變為之字正訓則非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

唯變所適是變而有所之也之字自

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

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安衡案光謂乾乾天也故曰

光六四變然後有乾是光遠而自他有耀也此先總論

坤土也巽風也乾天

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杜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

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

杜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

故曰觀國

之光利用賓于王

杜四為諸侯變而之

安衡案有山之材富有之象照之

居臣民上之象合三象而觀之有諸侯有國之象故曰觀國之光三居下卦之上諸

侯之象四則近臣也杜注非上文引觀卦六四全文而下分釋之坤土至上土釋觀

國之光庭實至具焉釋利用賓于王故皆以故曰承之此不當有利用賓于

庭實

王五字蓋與上文相涉而衍杜云有國朝王之象則其本既衍此五字矣

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韋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

安惠棟云庭實車馬之屬玉帛束帛加璧呂覽曰荀息

者既陳車馬之屬於庭束帛加璧執以升將命於堂上故曰奉之也呂覽加垂棘之

璧亦謂加之束帛此禮古人所熟悉故略言之耳坤為眾有旅百及具焉之象天地

亦以乾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

行而著於土

安衡案著附也風遇

杜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

風

坤言

丘阜則附著之

卷之三

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

註杜為堯姓之先

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

註杜變而象民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

註安顧炎武云詩曰崧高維嶽

及陳之初亡也

註昭八年

陳桓子始大於齊

註杜桓子敬仲五

亡也

註杜哀十七年

成子得政

註杜成子陳常也敬仲八世孫陳完有禮於齊子孫世不忘德德協於下故傳備言其終始下

經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註杜無傳

祭叔來聘

註杜無傳穀梁以祭叔為天子內

公如齊觀社

註杜齊因祭社蒐軍

公至自齊

註杜無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註杜無傳

荆人來聘

註杜無傳

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註杜無傳未同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

註杜無傳

蕭叔朝公

註杜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

秋丹桓宮楹

註杜桓公廟也

註安齊召南云十二年傳

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註杜無傳未同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

註杜無傳

公如齊觀社

註杜齊因祭社蒐軍

公至自齊

註杜無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註杜無傳

荆人來聘

註杜無傳

蕭叔朝公

註杜無傳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

秋丹桓宮楹

註杜桓公廟也

註安齊召南云十二年傳

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註杜無傳未同盟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

註杜無傳

侯盟于扈

註杜無傳扈鄭地在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註杜無傳未同盟

註杜無傳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註杜無傳未同盟

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

註杜無傳

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註杜無傳未同盟

朝以正班爵

註杜無傳

之義

註安王念孫云義讀為儀正義曰朝以正班爵之等義等義即等儀孔讀得之

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王有巡守

註杜無傳未同盟

以大習之

註杜無傳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偪

註杜無傳

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

註杜無傳

命

註安正義不朝不會則征伐之衡案然

諸侯有王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書

註杜無傳未同盟

以大習之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註安正義不朝不會則征伐之衡案然

諸侯有王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引此正作儀古書多以義為

註安正義不朝不會則征伐之衡案然

以大習之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命

註安正義不朝不會則征伐之衡案然

諸侯有王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註安正義不朝不會則征伐之衡案然

以大習之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引此正作儀古書多以義為

註安正義不朝不會則征伐之衡案然

以大習之

註杜無傳

註杜無傳

莊伯之子孫彊盛逼公室

獻公患之士為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註社

士為晉大夫富子二族之富彊者

安衡案傳言桓莊之族備則二族皆富彊士為蓋畏富子才略故欲先去之非懼其富彊也後殺游氏二子亦用譖可見二

族彊盛力不能討

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註社以

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彊故士為得因而問之用其所親為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群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宮之楹

註社以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註杜刻鏤也楹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

葬曹莊

公夏公如齊逆女

註杜無傳親逆禮也

秋公至自齊

註杜無傳

八月丁

丑夫人姜氏入

註杜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

安衡案土昏車投綴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如景乃驅御者代塔乘其車先後于門外此娶於同國者也然猶不與婦同行諸侯禮大又娶於他國必無與夫人同歸之理蓋親迎禮成而先歸故其至不同日耳夫人言入者蓋公親迎既告廟再告則瀆故不言至耳諸侯昏禮亡今無可考然左氏不釋則其為常禮可知矣或謂丹楹刻楹則供張必盛夫人後入者後其備具也夫諸侯備官而公至有期非單身獨行者卒然至家之比供張雖盛必不至留夫人於外而備具之謬妄可笑

夫宗婦覲用幣 註杜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註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水冬戎侵曹

註杜無傳曹羈出奔陳

註杜無傳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安衡案羈奔而赤歸猶忽奔而突歸祭仲以突歸故從國逆之例

赤歸于曹

註杜無傳赤曹僖公也蓋名赴

安衡案羈奔而赤歸猶忽奔而突歸祭仲以突歸故從國逆之例

郭公

註杜無傳蓋經闕誤註也自曹羈以下

書歸則赤亦國人逆之也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知其本成十八年傳歸入亦既互訛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非禮也

註杜并非丹楹故言皆

御孫諫曰臣聞

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註杜御孫魯大夫

安馬宗璉云韋昭魯語注匠師之事故御孫諫之

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註杜不以

秋哀姜至

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註杜唯舉非常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

註杜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

安衡案物類也貴賤

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

註杜章所執之物別貴賤

之章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註杜榛小栗脩脯虔敬也

粟取其戰粟也。棗取其早起也。備取其自備也。唯棗無說。蓋以棗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陸祭云。棗與栗異。說文作棗。云果實如小栗。鄭文注曲禮云。似栗而小。杜即以爲小栗。非也。孔疏所稱四物名義。特委巷之言耳。其棗聲近虔。尤謬。衡案。古人因名以寓教。桑之爲喪。聲之爲挫。棘之爲赤心。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正義釋四物。未可遽非。但棗爲虔。義實近。謬。棟則謂。棗與栗同義。故先儒不釋。夫古人所取。非名則義。以其實相類。同爲戰粟。有此理乎。竊謂。慎一音辰聲與棗相近。古人蓋取慎義耳。四物皆蓬實。婦人所有。事也。故以爲女贊與。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杜游氏二子亦註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女叔陳卿。女氏叔字。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杜無傳。惠公也。書名十六。註年與內大夫盟于幽。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杜鼓伐鼓也。用牲以祭。註社傳例曰。非常也。伯姬歸于杞。杜無傳。不書逆。註女逆者微。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杜門國門也。傳例曰。亦非常也。冬公子友如陳。杜無傳。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

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母弟例在宣十七年。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季友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禮襄二十七年再閏。皆明著其失。於此亦應顯譏。置閏之誤。不得僅云非常而已。又云。杜所造長歷。疏數無準。不依古法。雖孔氏亦嘗譏之。今此所云。亦不足據信矣。孔氏論長歷之誤。見僖五年文元年疏中。顧炎武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答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衡案。云。唯者。明餘月不然。非謂此月非六月也。古有此言。故季平子誦之。左氏亦記之。凡古人所言。皆先王法言。顧不知其所以可貴。而反怪其同何也。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季友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禮襄二十七年再閏。皆明著其失。於此亦應顯譏。置閏之誤。不得僅云非常而已。又云。杜所造長歷。疏數無準。不依古法。雖孔氏亦嘗譏之。今此所云。亦不足據信矣。孔氏論長歷之誤。見僖五年文元年疏中。顧炎武云。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答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衡案。云。唯者。明餘月不然。非謂此月非六月也。古有此言。故季平子誦之。左氏亦記之。凡古人所言。皆先王法言。顧不知其所以可貴。而反怪其同何也。

唯正月之朔。隱未作。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隱陰也。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

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常也杜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杜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

皆不鼓杜皆猶災也月侵日為皆陰陽逆晉士為使群公子盡殺游

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杜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杜卒如

士為之計

經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杜無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

大夫杜無傳不稱各非其罪例在文七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杜無齊上主兵冬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杜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杜大司空卿官夏士為城絳以深

其宮杜絳晉所都也今平陽絳邑縣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

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杜伯姬莊公女洮魯地夏六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杜原仲陳大夫原氏仲

逆叔姬杜無傳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卿杞伯來朝杜無傳杞稱伯者莒慶來

公會齊侯于城濮杜無傳城濮衛地將討衛也安衛案傳云且請伐衛正釋此經也杜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杜非諸侯之事天子非展

義不巡守杜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

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杜二十四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秋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杜安衛案上文云卿非君命不越竟原仲季

友之舊也杜安衛案傳添此句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杜寧問父安衛

言寧而不言否諱之也

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杜歸不反安衛案春

之外不書外女此言凡諸侯之女凡舉先王典禮也故曰周禮盡在魯禮生於義古禮所亡則夫子以義斷之諸言書曰者皆是也

如某出曰歸于其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

於我必棄其民杜棄民不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

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杜上之

以義讓哀樂為杜言讓不畜義統弗畜也亟戰將饑杜言統不畜義

衛以其立子績也杜立子績在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杜召伯廖王卿士且請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杜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杜無傳未同

名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郕杜郕魯下邑傳大無麥

禾杜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臧孫辰告糴于齊杜臧孫辰魯大

傳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

獻公娶于賈無子杜賈姬姓烝於齊姜杜齊姜武生秦穆夫人

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大戎唐叔子孫

小戎子生夷吾杜小戎允姓之安陸祭云傳稱允姓之姦居于瓜州自惠

男女以驪姬杜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姓梁名五在閭闔之

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安王引之云外嬖對內嬖而言驪姬內嬖也二五外嬖

獻公所嬖幸視輿外事註也外嬖二字統二五言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字梁

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

五則東關為姓矣既以東關為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為姓而謂

之梁嬖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文無嬖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衡案外嬖承上文驪姬嬖僖十七年傳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昭十七年晉厲公多外嬖王說是也關下嬖字當定為衍文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杜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杜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

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杜旌章也使俱曰狄之廣莫

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杜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與北屈也言遺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

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安衡案狄北狄廣莫謂廣大無界限言蒲與二屈與北狄鄰復使二五俱說此美使二公子出居之必能漸服北狄若北狄廣莫之地於晉

為都邑則晉之開土境將日益大故云不亦宜乎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

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杜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

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杜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晉室安衡案和廣五寸耦以鋤去草萊猶二若此註五相俱譖逐群公子故以為喻耳

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杜振動也安衡案振飛貌猶

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

人之側不亦異乎杜尋用也婦人既御人以告子元杜御人夫人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杜桔柣鄭遠子元鬪御

彊鬪梧耿之不比為旆杜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安衡案旆與

軍前軍建旆故名焉耳又案繼旆曰旆旆即旆也凡旌旗皆有旆而前軍所建獨得

旆名者蓋其旆特大故名旆耳或云旆者特有旆而無旒案城濮之役晉中軍風于

澤亡大旆之左旆則其鬪班主孫游主孫喜殿杜三子在後衆車入

自純門及達市杜純門鄭外郭門也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

三傳輯釋

鄭有人焉杜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間暇故不閉安馬宗璉云墨子備

之法備城門為縣門機長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相丘杜許

縣東北有安惠棟云京相璠曰今國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城可三十五里俗

桐丘城註名之曰隄其城南即長隄因洧水之北防也南面桐丘其城邪長而

不方蓋憑丘之稱即為城之名矣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杜謀間也久饑臧孫辰告

羅于齊禮也杜經書大無麥禾傳言饑傳又先書饑在蔡邠上安惠士奇云

篇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參告羅故外傳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羅古之制

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凡稱禮皆周制也衡案禮在安民饑而不羅則民餓死故曰

禮也饑饉天災豈嫌諱之哉築郟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菜都曰城杜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安正義若築

王姬之館則皆稱為築無大小之異衡案邑民居之通稱釋名邑人聚會之稱也故論語有千室之邑又有十室之邑非四井為邑之邑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杜傳例曰書不時言新者皆夏鄭人侵許

杜傳例曰無秋有蜚杜傳例曰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杜無傳

註鐘鼓曰侵雖滅叔姬執節守義安萬斯大云叔姬之卒卒于鄭也而春秋志其卒葬見紀祀

故繫之紀賢而錄之註之猶存明紀季之非叛也然則何以不繫鄭而繫紀紀封

國也鄭紀邑也紀亡鄭存而猶繫之紀鄭存則紀存也叔姬卒葬書而紀

季之卒葬不書叔姬吾女也紀季紀侯弟非王命所封固不得而書也城諸及

防杜諸防皆魯邑傳例曰書時也諸非備難而興作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杜經無作凡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杜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夏鄭人侵許凡師有

鍾鼓曰伐杜聲其無曰侵杜鐘鼓安衡案侵主鹵掠不專

輕曰襲杜掩其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杜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

功火見而致用杜大火心星次角亢水昏正而裁杜謂今十月定星

板榦而安正義五行北方水故北方之宿為水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釋天

興作註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為正裁者樹

立之語故知樹榦而起首興作也榦在牆之兩端樹立之即榦是也榦則在兩邊

障土即板是也榦榦榦在兩端榦在兩邊皆樹木以障板實土於板內而築之疏混

楨榦為一，又解翰為板，謬甚。

日至而畢。

杜曰南至微陽始註動故土功息

樊皮叛王。

杜樊皮周大夫註樊其采地皮名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杜無傳將卑師少故直言次齊將降鄆故設備

秋七月

齊人降鄆。

杜無傳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遙以兵威脅使降附

八月癸亥葬

紀叔姬。

杜無傳以賢錄也無註臣子故不作諡

安衡案夫人從夫蓋紀侯夫去其國不為作諡故叔姬亦無諡

九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杜無傳安衡案九月非正陽之月鼓當於朝社當用幣皆非禮也傳例詳于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

齊人伐

山戎。

杜山戎北狄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

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杜欲逐蠱文夫人

闞射師

諫則執而梏之。

杜射師闞廉也足註曰梏手曰梏

安正義杜此注與譚並以射師與闞廉註為一人不知何據也服虔云射師若

教子闞班也射師被梏不言舍之何以得殺子元也知射師與班非一人也中井積德云首曰梏手曰拳足曰極是為三木不可以梏為手械襄六年宋樂與以弓楛華弱于朝謂以張弓貫頸如首械也衡案子元歸自伐鄭在二十八年之秋其執闞射師而梏之亦當在是年豈有至此年不捨之理哉傳不書舍之者其事不足書也且言闞班殺子元其舍之不書自明闞班諫而被梏亦不足書而傳載之者原闞班所以殺子元明闞射師即闞班也服說得之履軒謂首曰梏本於周禮掌囚義疏也案掌囚云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凡人之動作在手足而手最甚下罪獨言梏不當舍手足而獨梏其首故鄭玄以下皆以梏為手械也梏械各梏華弱於朝謂械其身使之不得動不必論首與手所謂散則通也拳說文云兩手同械則梏兩手別械也

秋申公闞班殺子元。

杜申縣也楚僭號闞毅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杜闞毅縣尹皆稱公

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註自破壞家產以紓其難毅本或作毅今從足利本石經

冬遇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杜無傳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夏四月薛伯卒。

杜無傳

築臺于薛。

杜無傳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杜傳例曰諸侯不捷禮來故書以示過

秋築臺于秦。

杜無傳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

冬不雨。

杜無傳

早不為災例
在僖三年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

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杜以警懼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倂

杜雖夷狄倂猶不以相遺

經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杜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夏宋公

齊侯遇于梁丘杜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杜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書日者公有疾不責公不與小斂

有疾其不與小斂可知矣而亦書日者叔牙欲廢大子而立其兄弒君之禍兆於此矣公不能正其罪而誅之私酖殺之又立其後故書日以貶公過厚於亂臣傳詳述其事正以釋

經書日也杜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杜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安衛索公薨

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薨于路寢正也故僖公薨于小寢傳釋之曰就安也聖人設此禮以防宦官官妾矯遺命之患其慮遠矣杜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杜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杜無傳慶父既殺子般季友

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安衡案慶父弒君而魯人不能討使之道遙如事而經書如齊之意杜齊據實書之所以深罪魯人也傳亦詳述其自明故不另釋之耳杜狄伐邢杜無傳邢國在安廣平襄國縣

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杜公感齊桓之德故安阮元云顧錄據范甯穀梁解以小穀為魯邑而疑左氏之誤孫志祖云春秋之言穀者除炎武所引外尚有宜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襄十九年晉士句侵齊至穀又成十七年齊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則齊地之名穀而不名小穀灼然矣小穀應屬魯地左氏謬誤不應若此後讀公羊疏云二傳作小穀與左氏異始悟左氏經本作城穀此與申無字所言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語正合故杜注以為齊邑又引濟北穀城縣中管仲井以實之今經傳及注俱作小穀者乃後人據二傳之文而誤加之左氏也惜杜氏手定本已亡無從是正杜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杜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

鄭報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有神聲以接人莘號地杜對曰國之

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杜亦有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杜神異安正義國語內史過曰夏

其亡也何祿信於黔陲商之興也禱於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宜王於鷦其衰則國語不言焉服虔云虞舜祖考來格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案虞書夔說舜樂所致非神降也衡案唯有其興不妨言虞夏商周皆有之正義又云虞舜得神以亡者又安在刻矣

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杜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

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統請命

杜聞統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統必

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統公使祝應宗區史噐享焉神

賜之士田

杜大祝宗人史大史應噐皆名

史噐曰統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

聽於民

杜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

杜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

人而行

杜唯德是與安衡案依從也善惡從人而行

統多涼德其何土之

能得

杜涼薄也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

杜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

見孟任

從之闕

杜孟任黨氏女闕不從公

而以夫人言許之

杜許以為夫人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為句公語以立之為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衡案許之與上文闕對顧說是也如注言字不可讀

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

杜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

圉人犖自牆外

與之戲

杜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

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

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杜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掩及覆門上

安正義劉

云公言犖有力焉如杜此說勁捷耳非有力也當謂投車蓋過於稷門顧炎武云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為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使之高則其人為有力矣惠棟云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棟謂杜說鑿劉說淺服說近之衡案公言止不可鞭犖以下傳自釋犖之不可鞭也蓋在當時人皆知犖有力故只二句乃足後世則不知何以可投而不可鞭故傳抑此二句以釋其意也投蓋後儒多是劉說然車蓋實非可投之物且言投而不可鞭未見出於稷門上之意故服亦訓蓋為覆引伸為過蓋稷門極高故以投物出其上為有力也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

杜蓋欲進其

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

杜季友莊公母

安衡案

立子子死立孫季友賢者故欲立般耳

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

待于鍼巫氏

杜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

使鍼季醜之

杜醜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

曰

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

孫氏

杜達泉魯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

黨氏

杜即喪位次舍也

安衡案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即位見諸侯既則釋冕反喪服

嗣君即位極前既則反喪服終喪踰年即位者將行其禮以正位號非先君薨後虛君位也然則此即位亦是即君位既而反喪服即喪位于黨氏故又云次于黨氏若

氏

杜共仲成季奔陳

杜出奔不書國

安衡案成季奔陳蓋在慶父如齊之

已出奔於陳經不書者蓋為賢者諱觀閔元年書季子來歸可見矣傳書成季奔陳釋經慶父如齊言成季既奔魯國無人使弑君賊得逍遙如齊故不復言慶父如齊也成季友立閔公杜閔公莊公庶子

左傳輯釋卷三終

